

Shadows on the Rock

磐石上的阴影

[美] willa Cather 著 颜红菲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南京工程学院2016年度在职培养博士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ZKJ2016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16ZDA197)

磐石上的阴影

Shadows on the Rock



[美] willa Cather 著 颜红菲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磐石上的阴影/(美)薇拉·凯瑟(Willa Cather)著;颜红菲译.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Shadows on the Rock

ISBN 978-7-307-19892-0

I. 磐… II. ①薇… ②颜…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208 号

责任编辑:胡 艳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25 字数:14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892-0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一个法国女孩努力通过持家来捍卫一种体面的生活，就像蚂蚁重新搭建被你踢翻了的蚁穴一样，这可比遭受印第安人袭击或者在森林里过野外生活之类的故事更让我感兴趣。……的确，一个新世界更多的是以沙拉调料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而不是以摧毁印第安村落为起点的。”

——薇拉·凯瑟

目 录

第一章	药剂师	/ 1
第二章	塞西尔和雅克	/ 35
第三章	漫长的冬日	/ 93
第四章	皮埃尔·夏隆	/ 135
第五章	来自法国的船队	/ 161
第六章	将逝的伯爵	/ 190
尾声		/ 217

第一章 药剂师

您向我要这个国家的花种，我们花园里的花种全都是从法国带来的，这里既没有特别珍稀的品种，也没有特别好看的花色。一切都是原始的，花是这样，人也如此。

圣玛丽

（致姐妹们的信）

魁北克，1653年8月12日

I

1697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欧基里德·奥克莱尔，一位魁北克博学的药剂师，此刻正站在戴蒙特岬的山顶，向下凝望着远处宽阔而空旷的河面。说它空旷，是因为一小时前，船队离去的景象已经看不到了，统统消失在圣劳伦斯河的绿岛后面。绿岛位于魁北克磐石之下，延伸进入圣劳伦斯河。最后一批来

自法国的夏季船队已经开始了它漫长的归家航程。

只要“希望号”还看得见，奥克莱尔诸多的朋友还有邻居，肯定会和他一起站在山顶上的；但是当白色桅杆的尖顶消失在河湾之后，他们便回到自己的店铺、厨房，去面对眼前严峻的现实生活。从现在起将有 8 个月的时间，这块位于北方磐石之上的法国殖民地将完全与欧洲隔离、与世界隔离。现在是 10 月，一直到明年 7 月之前，将不会有任何一艘轮船出现在眼前这片宽阔的水面上。不会有任何的供应：不会有一桶酒、一袋面粉；也没有火药、皮革、布匹、铁器；更不会有邮件，不会有任何来自家乡的消息。家乡也许会发生新的战争、洪水、火灾、瘟疫，但不到第二年的夏天，这儿的人们什么都不可能知道。有时候，人们也会谈及万一路易王去世他们将如何得到消息，也许大臣会通过冬季来纽约的英国船只捎带消息，再通过纽约奥伦治城的荷兰商人派遣信使到蒙特利尔，传达这一噩耗。

镇子里跟奥克莱尔一起的人都已回去忙自己的事了，只有药剂师自己还逗留在山顶上。对他来说，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正一年年变得愈发难以忍受。说来也怪，像他这样长在城市，平日里循规蹈矩，性情温和又深思熟虑的人，怎么会出现现在加拿大这荒蛮之地的灰色磐石上。他站在戴蒙特岬顶，这个地方是魁北克悬崖要塞最高处向外突出的部分，三角形的山岬楔入两条河的交汇处，大些的那条河像一支弯曲的臂膀，将山岬环绕。他双脚的正下方是法国要塞，零星的塔尖和石板瓦的屋顶在秋日浓郁的阳光下闪烁。这个小小的首府吸引着欧洲，成为

诸多议论探讨的话题，也成为诸多梦想追逐的目标。

奥克莱尔觉得磐石上的这座小镇，布置得特别像家乡教堂里那些人工仿制的山岩，山岩展示了耶稣诞生时的场景。硬纸板做的一座座小山，从峭壁中延伸出来，山沿边、低谷里聚集着走向马厩的人群，天使、牧羊人、马夫，还有骆驼，它们或伫立在山顶，或栖息在洞穴，或聚集在山底。

若是除去脑子里的东方色彩，你就会发现此处正是那样一座山岩。教堂、修道院、防御工事、花园，这些依山而建的房屋巧妙地利用了这座山岬不规整的自然地貌，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在顶尖处耸立，有的在凹陷处坐落，还有的依附着斜坡蜿蜒而行。圣路易斯城堡是一座屋顶镶着倾斜玻璃的灰色建筑，稳固地驻守在悬崖的最边上，俯瞰着滚滚的河水；紧挨在它旁边的是儒考莱修士们的修道院和教堂，它们慢慢向下延伸，似乎正一点点朝后退。接近陆地地势低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稍好些的隐蔽处，这儿坐落着乌尔苏拉修道院……再低一点的地方，正对着大教堂，耸立着耶稣会庞大的会所。在大教堂的正后方，悬崖又一次地陡然上升，像马刺一般地突出去，在那儿，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蔚蓝里，老主教拉瓦尔的神学院巍峨挺拔。在它的下方，岩石像旋转楼梯一样一层层地延伸下来，其中的一层就是新主教的豪宅，它的花园在下一层的露台上。

大磐石上没有一座建筑位于同一水平面——磐石城 200 英尺之下是下城，在河岸与笔直的悬崖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河滩，下城的房屋就密密麻麻地分布之上。下城区位于上城区的正下

方，若是站在圣路易斯城堡的一个露台上向下扔石子，石子会刚好落在下城狭长的街道上。

修道院和教堂均为厚重的灰色，倾斜的天窗，石板瓦屋顶和高高的尖顶，大体上呈罗曼哥特式风格。这些建筑是由来自法国北部的移民建造的，对于他们来说，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样式的房子。下城的居民点有点像是把诺曼底或者不列塔尼的某一个粗糙的小镇切割了下来，然后漂洋过海，到达此处。可以说这儿是“新法兰西”最初的雏形，是圣马洛、鲁昂、迪耶普的小镇抛锚至此，承受着北方变幻莫测的阳光和天气。在它的脚下，河床的拐弯处，圣劳伦斯河的滔滔河水奔腾而来，一路向北，流经劳伦廷紫色的山峦，迎着图门角浩荡而去，在十月柔和的蓝天下，图门角显得阴郁深沉。奥尔良岛，从河中间延伸出来，岛上呈现出一副丘陵景观，分布着草坪、耕地，还有牧场，层层叠叠的，位于光秃秃的树林上方。

在大河对岸，与魁北克雄伟的磐石悬崖遥遥相对的，是一望无际的松林，黑色的松林逼近河水的边缘；在西边，镇子后面，森林无限地延伸，没人知道哪儿是尽头。那是死亡封闭的植物王国，是未经勘测标识的大陆。那里挤满了树木，活的、死的、半死不活的，根植于沼泽湿地，相互缠绕，彼此绞杀，痛苦不堪地生存了几个世纪。森林是窒息的，充满杀机。欧洲人很快就被那儿的死寂、空远、霉湿、泥泞和成群滋生的吸血蚊虫所吞噬，唯一的生活就是这条河流。河流是唯一有生机的事物，它流淌着、闪耀着、变化着——像一条大道供人驰骋，

人们在此可以旅游，享受阳光和空气，自由自在，去会友、去海口……甚至去往全世界。

毕竟，世界还在那儿，生活还得继续。奥克莱尔站在山顶，朝着一小时前“希望号”离去的那条水路望去，内心思忖着。他清楚自己的情形，自己不是做殖民者的料。奥克莱尔 50 来岁，身材细长而孱弱，背微驼，头发些许灰白，短短的胡须两边分开，皮肤细腻，脸颊和鬓角两边显出粉红的肤色。眼睛是蓝色的，目光温和，充满着好奇，即使陷入沉思，那双眼睛也发出燃烧的光芒，似乎在他脑海里呈现的是一幅幅画面。他身上最为突出的是有着热切的探究精神，其他一切都显得很谦逊低调。显然，他不是一个行动的人，无法做一个印第安斗士，也不能成为探险家。他生活中唯一不寻常的事情，就是没有终老在他父亲和祖父曾经居住的地方——巴黎色拉斯丹码头的一家药店里。

药剂师终于转过身来。在他仰头观望太阳估摸时间的时候，看见一个士兵沿着通向城堡的那条不规整的小路走来，上了戴蒙特岬角的斜草坡。士兵触着军帽向他致意。

“我在这边看到一个身影，我就觉得肯定是您，欧基里德先生。总督需要您的光临，已经派人去您药店接您了。”

奥克莱尔谢了士兵，跟他一起下山去往总督的城堡。总督德·福隆特纳克伯爵是他的恩主，正是在伯爵的资助下他来到了加拿大。

II

这天下午晚些时候，奥克莱尔离开了总督的城堡，穿过了儒考莱修道院的花园，经过新主教的豪宅，往下来到自己的住所前。他住在一条陡峭蜿蜒的街上，这条街名叫“芒廷山”，是连接上城和下城区的唯一通道。下城区聚集在悬崖脚下狭长的海滩上，上城区在悬崖顶部君临下城。从悬崖上面朝下走只有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可能是一条水道，查普伦和他手下是第一次登上这座悬崖的人，并且在光秃秃的岩石顶上种上了法国的百合花。这条水道现在成了一条陡峭的石街，一边是商店，一边是新主教宫殿的挡土墙。奥克莱尔住在那儿有两个原因：一是离福隆特纳克伯爵近，伯爵召集时能很快到达城堡；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房子位于蜿蜒的楼梯状的路面上，连接着魁北克的上下城两部分，这可以使他同时均等地服务于总督和他的市民。

一进屋，药剂师就发现前面的店没人，空屋子里点着一支蜡烛。商店的后面是起居室，货架和橱柜将二者隔开。壁炉里烧着火，圆饭桌上已经铺上了白色桌布，桌上摆着银烛台、玻璃杯和两个干净的酒瓶：一瓶红酒、一瓶白酒。

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狭小的、低屋顶的厨房，虽然在魁北克，早期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的，而这座房子却是用石头砌成，采用的是双层墙，用锯末和灰烬填满两个墙面之间的夹层，生

成了一堵将近 4 英尺厚的保护墙，用于抵御冬日的寒冷。从后面的这个石房子里，传出让药剂师倍感愉悦的问候：烤禽浓郁的香味以及孩子的歌声。他关上身后沉重的木门，听见那个声音喊道：“是你吗，爸爸？”

他的女儿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一个 12 岁的小女孩，开始长个儿了，穿着短裙和水手衫，棕色的头发修剪得像个男孩子。

奥克莱尔俯身亲吻她红扑扑的面颊。“没有客人吗？”他问道。

“不，有的！有好些客人呢。只是他们要的东西都很平常。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还做了记录。您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伯爵先生他病了吗？”

“确切地说没有，但从蒙特利尔那儿传来些不好的消息。”

“您把外套换一下，爸爸，把蜡烛点起来。我不知道这只鸡的味道怎么样。拉弗莱姆太太反复说服我买了一只鸡，我跟她说过，我父亲一直不大喜欢吃鸡。”女儿眼睛的形状很像父亲，但颜色要深得多，是一种很深的蓝色，当她兴奋起来时，眼睛几乎会变成黑色，比方说此刻她正在烤鸡，眼睛就是这种黑色。她母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她为父亲分担了很多的家务活。

与邻居们的习惯相反，奥克莱尔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通常是在冬天的晚 6 点或夏天的晚 7 点吃正餐，和过去在巴黎时的生活习惯一样——尽管在那儿几乎每个人也都是在中午吃正餐。此刻，他将店铺两个窗户的窗帘拉上，这是给邻居们的一个信号：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不要打扰他。他换上了家居服，

点燃了蜡烛，帮女儿把装浓汤的罐子端进来。

他们没说话，满意地喝着汤。两个人都有些累了。女儿去端烤鸡时，奥克莱尔给她倒了一杯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

“爸爸，”他开始切盘里鸡肉的时候，女儿开口了，“克洛蒂尔德和布兰奇姑姑最快能在什么时候收到我们的信？”

奥克莱尔开始思索。每年秋天这个时候，殖民地的人总会问上一两个类似的问题，人们便又开始重新计算时间。“嗯，如果希望号运气好的话，她可以在6周后到拉罗谢尔。其实5个周就可以到，我们就算6周吧；之后，如果路不好走的话，很可能要到12月份了，我们还要把在巴黎停留的一周算上。”

“如果她运气不好怎么办？”

“啊，那谁能说的好呢？船只要不遇到非常猛烈的暴风雨，就可以在2个月内走完行程。有了西风的吹送，这是我们一直能指望得上的，船就会很快地驶出河道，穿过海湾，有时候这一段路是航行中最乏味的部分。当年我们跟伯爵一起过来的时候，从佩尔西到魁北克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 we 迎着秋风航行，而现在正是这个风将‘希望号’送出海。”

“不过，姑姑们肯定会在新年的时候收到我们的信，那她们就会知道我多么高兴戴上她们寄来的贝雷帽，穿上她们织的毛线衣，我们也已经等不及想打开楼上的箱子。我对布兰奇姑姑还有些印象，她年轻漂亮，经常和我一起玩。不过我想她现在也不年轻了，已经8年了。”

“的确不年轻了，不过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婚姻很美满，有

3个孩子，带给她不少快乐”

“3个我从来没见过堂弟堂妹，有一个跟我同名！塞西尔、安德烈、瑞秋。”她柔声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这些小弟妹们几乎就像她的玩伴一样。孩子们的妈妈为他们写了很长的信，塞西尔觉得她几乎知道堂弟妹们所有的事情，包括每个人的优缺点。堂妹塞西尔7岁，热忱勤奋，已经做好了行坚振礼的准备，可是却偏爱吃糖果和辛辣的食物。安德烈5岁，诚实勇敢，但喜欢咬指甲。瑞秋还是个婴儿，最近一次听说她的时候，她还正在长牙。

要是她能回法国，塞西尔更愿意和布兰奇姑姑以及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但按照母亲的意愿，她被托付给了克洛蒂尔德姑姑。克洛蒂尔德姑姑很早就成了一个富有的寡妇，对年轻女孩的教育特别感兴趣。可这个姑姑的面庞塞西尔却总是记不住，尽管她能清晰地回忆起看到她的样子：迎着光站着，看上去一直是个大块头，虽然不高，也谈不上胖，但却敦厚结实、方方正正的，像硕大的橡木家具；平日里总是穿一身黑色，那种闻上去有染料气味的寡妇黑色，手上戴着很多的金戒指，随时拿着一一条雪白的手帕。塞西尔还看到了姑姑的脑袋，稳稳当地端立在她那短短的脖子上，像一个将军或政治家坐着让人给画像的姿势；但姑姑的面相在她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似乎姑姑正站在门口，她身后是让人炫目的阳光。塞西尔再次试图回忆起那张脸时，她父亲打断了她。

“亲爱的，今晚我们吃什么甜点？”

“我们今晚吃你昨天从市场上买到的奶油芝士，你还可以挑任何你喜欢的蜜饯，梅子的、野草莓的，还有醋栗的。”

“哦，醋栗，吃完鸡肉后一定要吃醋栗。”

“爸爸，那只是因为所有甜点中你最喜欢醋栗！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伯爵那儿得到所需要的糖。邻居们做不起这样的蜜饯，糖太贵了。而且醋栗要的糖比其他的都多。”

“这些醋栗的味道里有种东西让人觉得特别可口，是一种对人有益的苦味，老家的醋栗比这大得多、好得多，但我已经开始喜欢这种苦味了。”

“在法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椰枣也有。”塞西尔喃喃地说。她从未见过一颗椰枣，但她在乌尔苏拉修道院上学时，从书本中学到了这个词。

一吃完晚饭，药剂师便到前面的店铺里给他的账本记账，女儿则用炉子上铁水壶里的热水洗盘子，炉子里的桦木已经烧成木炭了。她刚开始洗盘子就听到厨房的单扇窗户上有轻柔的刮擦声。一张脸正透过玻璃窗格朝里看——这是一张可怕的脸，却是她所期待的。她点了点头，用手指示意他进来。一个矮矮的、笨重的男人慢吞吞地走进厨房。他似乎不太情愿进来，但却被比不情愿更强的欲望拽了进来。塞西尔走到炉子旁，装了一满碗汤。

“给你的汤，‘斜眼儿’。”

“谢谢，小姐。”他话从嘴角边说了出来，眼睛却从脸的另一边朝外看。他的眼睛斜视得很厉害，以至于塞西尔从来没有

真正地看清过他的眼睛，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斜眼儿”。他从衣兜里拿出来了半条面包，开始就着汤急切地吃起来，尽量不发出声音。吃东西对他来说很困难——他的下颚曾长过一个肿块，后来化脓了，连骨头都烂了出来。在旧伤疤下，他的那边脸严重萎缩。他知道，如果他喝汤弄出咕咚的声音，塞西尔会很难受，这让他既迫不及待，又不得不小心翼翼，他把面包蘸进汤里，好让它嚼起来更容易些。

这个可怜的畸形人在隔壁工作，为面包师尼古拉斯·皮金照管烤炉，这样面包师晚上就能去睡上一觉。他的报酬是面包师的旧衣服，一年两双靴子，每天一品脱红酒，面包管够。但是没有汤，皮金太太有太多的孩子要养活。

他喝完汤吃完面包，便站起来，一言不发地提起两个大木桶。一只装着厨房一天的垃圾，另一只装满了洗漱后的废水。他拎着两只桶走下芒廷山街道，穿过集市广场，来到岸边，把它们都倒进河里。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桌上有一小杯白兰地在等着他。

“谢谢你，小姐，非常感谢。”他低声说道。坐了下来，一边慢慢地喝着，一边看着塞西尔晚上在厨房里忙碌。塞西尔扫了地，把最后一个盘子放在厨架上，在炉子上方的绳索上晾好洗碗巾，他就在一旁待着，用他那斜眼专心地看着塞西尔忙碌。等她拿起蜡烛，他就明白必须得走了。于是便放下杯子，站了起来，打开后门，可双脚却似乎被钉在了门槛上。他站在那里眨着眼睛，一副蠢不可及的样子，眼睛快要斜到脸的另一边去

了，塞西尔也不清楚他是在看她还是看其他什么东西。他一双手在身上摸索着，好像要扣上自己的外套，可是衣服上却没有扣子。

“晚安，小姐。”他喃喃地说。

因为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塞西尔也就习以为常。她母亲在生病之前就已经开始照顾“斜眼儿”了，她只是做女儿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诸多照料之一。4年前，他来到了这个殖民地，和许多来这里的人一样，他没有任何活干。他很强壮，但却不受欢迎，没有人愿意雇佣他。后来，邻居皮金发现他为人其实挺忠诚可靠，便雇了他。教他如何把炉子烧旺，如何在半夜至凌晨时分照顾好烤炉。奥克莱尔太太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感到难过，想法子在晚上给他些汤喝，就让他做一些粗活，比如搬柴火、提水、倒垃圾这类活儿。她从不叫他“斜眼儿”，而是叫他的真名朱尔斯。他在面包房后面的岩石悬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那儿便成了他的落脚之处——天气适宜时，他就睡在那儿。到了冬天，他就睡在靠近炉边的任何地方，只要能找到躺下的位置，那儿就是他的过夜的地方，所以，他的衣服，还有那像羊毛似的红头发常常因为满是炉灰而弄得白花花的。许多人都怕他，觉得在他歪斜的眼睛后面一定藏着歪斜的念头。但是皮金和奥克莱尔已经习惯了他的样子，看不出他对别人有任何伤害。面包师说，他没法知道这个家伙是如何在家里谋生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加拿大来。但很明显的一点是，许多不干活的人也来了，这些人通常都是些不喜欢踏实工作的冒险家，他们